

当狐狸的美好 唤醒了人性的美好

文/黄波

在这幅画前，我停留了很久。

唐樱老师说：“跟外地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我们唱《刘海砍樵》。《刘海砍樵》不仅是长沙的名片，更是湖南的名片，所以，我画了这幅画《浏阳河畔的传说——刘海砍樵》。”

《刘海砍樵》是湖南的花鼓戏，讲的是一只修炼成半仙的狐狸的故事。她炼成宝珠一颗，含在口中可化身人形，若再修炼几百年，便可成仙上天。但她敬佩刘海的为人，只羨鸳鸯不羡仙，取名胡秀英，嫁给了刘海。

这幅画里，有密密的树林、清澈的小溪、美丽的小鹿……最吸引我的，当然是那只美丽的狐，那只虽然只修炼到半仙却因为爱情变得无比美好的狐。



在先秦两汉时期，狐，与龙、麒麟、凤凰一起并称为“四大祥瑞”。汉代石刻画像及砖画中，狐也常与白兔、蟾蜍、青鸟并列于西王母座旁。还有人总结说狐有三德：“毛色柔和，符合中庸之道；身材前小后大，符合尊卑秩序；死的时候头朝自己的洞穴，是不忘根本。”后来，附加在狐身上的意义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不过，在这里，大家又全然忘掉了那些变化，看到的只有美好，以及由美好延伸的美好。

这个故事之所以受欢迎，或许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肯定：你若美好，即使是一只修炼未成的狐，也愿意为了你天天口含宝珠，变成你喜欢的仙女的模样。

美好的最大价值，不是美好本身，而是可以唤醒美好。同样，丑恶的最大罪恶不是丑恶本身，而是它会引出一连串的丑恶。克劳狄斯的罪恶不仅仅在于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更在于把本该享受美好人生的哈姆雷特变成了一心复仇的哈姆雷特，还让更多人卷入这仇恨当中。丑恶如同一张假钞，甲给了乙，乙往往转给了丙，丙中招之后，又给了丁……除了极智慧的少数人，大多数人不知不觉被裹挟到这混乱中去。

但此刻这美好，以及这美好传递的美好，就那么吸引着我，我真想搬张小板凳在这儿坐坐，静静地看，痴痴地听：他的歌声多么深情，她的眼睛多么甜蜜，小鹿的脚步多么激动，小溪的叮咚多么欢快，树林的祝福多么深切……

唐樱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画家。她说：“作家是用文字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的，当无法用语言的时候，我想到了色彩。”而这明媚得恰到好处的色彩，正如美丽得恰到好处的她。我想：她一定也遇到了很多美好，才有这么美好的画，才有这么美丽、优秀、温柔的她。

←

人到中年，学会与自己和解

文/向娟

立秋那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手机视频电话，是有些交往的孩子同学的妈妈。

视频里，她看上去还好，只说，有很多事要和你说，然后停顿良久。我便说，不着急，你慢慢说。她迟疑了一下，有些着急地冒出来一句，要变天了，还不赶快带孩子回家！我一下愣住了，这话没头没脑的，从何说起？别说此时艳阳高照没有变天的征兆，孩子们也都刚开学，此时下午四点不到，还有好几节课要上呢……正愣神间，猛地看见视频中她的身后，一个黄黑敦实的农村妇人频频摆手，恍然意识到了什么，在异样的不安中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心底隐隐有些猜测，之后碰到她的隔壁邻居得到了验证：她因为精神失常被送回了老家。

忆及过往难免唏嘘：她早年从农村进城开了一个小化妆品店，因为结婚生子对生意疏于照顾，导致被骗亏本，店子倒闭之后应聘到商场的化妆品专柜工作，从事商业服务的人员流动性大，而她已年轻不再，话语中忧心忡忡。

而她的丈夫虽然单位稳定、收入优渥，却沉溺于麻将，甚至放学早归的女儿也被带到麻将馆里，等着她下班从长沙东塘赶回银盆岭大桥西侧的家再做饭。常常看到她在暮色中匆忙奔往麻将馆，抑制不住的高声里难掩气急败坏：“你爸不管，你自己也要写作业啊！”直至抱怨时的黯然——女儿的成绩班上倒数。

及至家里终于有了些余钱，便投资与人合伙开了个小饭馆，朋友负责经营，她仍在专柜挣工资，一切仿佛有了转好的趋向，却又碰上丈夫牌桌上猝死，接着母亲重病在床，生活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接连不断地倾压过来，她也曾试图把身心托付给佛祖，以求获得救赎和解脱，但命运并没有给予丝毫的怜惜，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小饭馆停业，而她的心理也因为极度的负荷引发了极限的应激——精神失常。

她再也无须面对这众多的压力，也再也感受不到焦灼和痛苦。

邻居叹息一声，又说后续。

新冠肺炎疫情稳定后，小饭馆已经重新营业，虽生意不如从前，但略有盈余，合伙的朋友怜她境况，每个月都会算出分红送给她女儿。刚满15岁的女儿已能照顾自己，一日三餐都在校内解决，晚自习后自己回家睡觉，遇有大事则去找附近的姑姑商量。姑姑做主卖了她丈夫的小轿车，钱款存在孩子名下。老家的房子已经拆迁，哥嫂领了拆迁款允诺照顾母亲和她。

末了，邻居以一句“她啊，就是太好强了”注解了悲剧根源，而我却久久无语。

←

无法苟同这样的评价，如果能有富足恣意，谁愿选择负重前行？有责任在肩就必得承担，如同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就好比牛奶洒了，哭也无用，只能想办法面对一摊狼藉。生活哪里容得她伤春悲秋，跌倒后也许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唯有用仅剩的精力爬起来。每一分坚强的背后都是血泪，在更多的时候，强撑是不得不为之，只是活下去的必需品，而一旦责任成为一个人的自律，这种被坚强烙印的命运底色就无法逃脱悲情的伏笔。

世间没有“非你不可”，无论如何生活还是会继续，从前没有她似乎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到了此时，竟然也都出乎意料地迎刃而解。一切事由在她的掌控下奔跑在一条轨道上，失去了她的掌控，依旧能找到其他的轨道保持自有运转，就像她的生命，正常的时候是一种轨道，失常之后也能自然而然地配备上另一条轨道继续前行。所谓之万事万物皆有道，大抵便是如此吧。

女人自从踏入婚姻，就此献祭了自己。西蒙波伏娃曾说“无数的女人都反反复复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无聊、期待和失望”。作家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以上个世纪90年代土生土长的武汉女子李宝莉的婚姻家庭生活为主线，讲述她婚后二十年间令人嗟叹的命运。无数人为女主人公李宝莉扼腕叹息，在诸多指责中也不乏“好强”一词，但谁又会真正去探究她内心的苦与痛。

多少女人如她一样，在鸡零狗碎的婚姻里，面对丈夫出轨家暴，公婆刁难等一系列不堪，明明过得艰难，却还要咬紧牙关，委曲求全，一忍再忍。她们担心孩子缺少幸福，害怕父母为难担心，总是顾及这个的想法、那个的感受，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起自己。

并非所有的绝境都能逢生，也并非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甚至是得不到理解。生活从来都不会因为众生有所期待而网开一面，而每一种沉重都有不能被卸载的理由，对命运的妥协往往饱含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李宝莉以放手和离开开结了过去，得到了去除恨意之后的自由；孩子同学的妈妈以精神失常拉上人生帷幕，点亮凄凉的散场；而更多为婚姻所苦、为生活所累的女性，还在万丈红尘中挣扎浮沉，为活着而活着。

不管是怎样的转身，只待转身之后一切过去。与其做一个疲于奔命的中年妇女，在各种压力接踵而至的生活常态中拼命同人生角力，不如选择放缓脚步，顺其自然。不论是与岁月和解，还是与生活和解、与命运和解，实则最终都是与自己和解。

放下世事，善待自己，就是大智若愚的生活智慧和与人生和解的最好姿态。

故乡的父亲 (外二首)

文/邓星照

我对天空和大地无能为力

老家门前的小溪
越来越像父亲腕上的血脉缓慢枯竭

苍白的鹅卵石
仍回响着曾经的澎湃
两岸的荒草
一遍遍将涛声和呼喊抹杀

我的房屋风雨飘摇
我的兄弟姐妹各奔东西
没有一个人踏着狗吠归来
与父亲对饮
所有的夜晚只会越来越深

除了眺望远方
除了回到家园
我对天空和大地无能为力
别无他求

我只担忧今年故乡的雪
会全部落在父亲的头上

回家

每一朵云都不陌生
每一棵草都很善良
桌凳和神龛上落满了灰尘

我热泪盈眶
不仅仅因为悲痛
我庆幸母亲托付于我的那口水井
还一样能给路人解渴
还一样能照出人心

我的菜园茂盛
我的亲人安康
我要给脚下每一寸泥土祝福
给已消失的每一座山峰默哀

志恋

这棵树三十年前就被砍了
我仍习惯抬头
看它繁密的枝叶

矗在路心的岩骨早已运走
烧成了白灰
经过时我仍绕行

溺水的孩童还沉在塘底
逼嫁的少女还在椿树下低泣

那些死去的乡邻
有些我渐渐记起了体貌面容
却忘了他们的名字

关于故乡
我的记忆就只有这些碎片
我忐忑不安
我一定有重大遗漏和过失

←